

Flashes in Long Journey

长旅瞬间

戴占军摄影随笔集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摄影家
协会主席

邵 翔

序

抱病期间，翻阅了戴占军的书稿《长旅瞬间》。

这本即将出版的摄影随笔集，收录了作者的几百幅摄影作品和20几篇随笔，虽有不足之处，但看了之后还是让人情绪愉悦、心有所得。

戴占军的本职工作是报社副总编辑，因在新闻出版事业中所做出的成绩而获得了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同时他又是作家和文化工作的多面手，出版了十几本长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等作品，还从事过编剧、广播电视、舞台艺术等工作。现在，他又有摄影作品即将出版，把平时对摄影的爱好和工作中的积累结成了一个新的文化产品，足见他的勤奋和对文化事业的热爱。

这种在艺术上不断进行新的尝试、新的探索的劲头，是应该在文化界大力提倡的。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报告鲜明地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就更需要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和社会各界的同志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断探索出新，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

戴占军的摄影，并不以技巧见长，而更多的是靠内蕴的思想、细致的观察和表现事物的独特视角以及感情的张力来感染人。

从题材上看，收在本集中的照片，主要是分为风光摄影、人物摄影、建筑及静物摄影等几类。无论是哪一种题材，我们都能明确地领悟到照片的主题内涵，从中看出作者所要抒发、传递的思想情绪和精神意识。这种鲜明的主观色彩，形成了照片中的灵魂，使照片在带来视觉美感的同时，还具备了感情和主题的支撑点，因而也就具有了更强烈的思想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在这个时候，摄影技巧方面的东西，比如光与影的运用、画面的构图、前后景的匹配烘托等等，已经退而居其次，审美主体已经感觉不到技巧的存在，而更多地是体味由画面和照片标题所共同生成的思想感情的意蕴。这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带着真挚的感情，用心去理解、体味拍摄对象，追求主题和意境……看别人想看却不能看的东西，看别人常看却没看到的东西。而相机镜头，不过是我视野的延伸或放大，是那些让我感动的瞬间得以思想化的工具。”

尤其可贵的是，从总体上看，这些摄影作品不仅在大的主题思想和审美情趣上积极向上（比如满怀激情地赞美了祖国山河的壮丽，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而且从多方面触及了目前人们广为关注的话题，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画面的思想深度和广度。

比如摄于2007年的以西藏为题材的一辑作品，它们不仅是雪

域高原的风景风情画，而且是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党的民族及宗教政策积极落实，藏汉及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幸福安康的真实写照。这些摄影作品的力量在于，客观而且充满感情，是在艺术的平台上对事物本质的开掘和原生状态的呈现。它们不是图解或说教，而是读者在审美过程中自然而然得出的体会。

再比如关于法云古村的一组照片，作者以细腻的光影运用和体察入微的构图，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设问：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对待传统和历史，如何保护我们文化的根脉并使之传承光大，等等。于是，这些照片所承载的信息，不仅是对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歌赞，还有对毁坏传统文化行为的批判，对文化传承在现代文明和经济利益双重挤压下丧失应有地位的深深惋惜，以及唤起人们历史意识、文化传统意识的呼吁和呐喊。

即使是在国外拍摄的作品，作者也不是简单、纯粹地呈现构图美或卖弄摄影技巧，而是以当代中国人的视角，以更为宽阔的全球一体化的国际视野，以中国人易于接受的审美趣味，去观照镜头里的风景和人物。它们不仅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和发人深思的启迪，是“中国气派”和“中国心态”的折射，而且寄托了全人类爱好和平、崇尚自由、追求和谐与幸福等等这些普世的价值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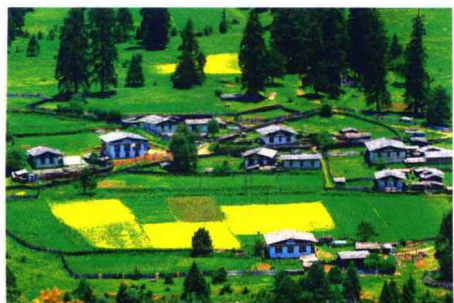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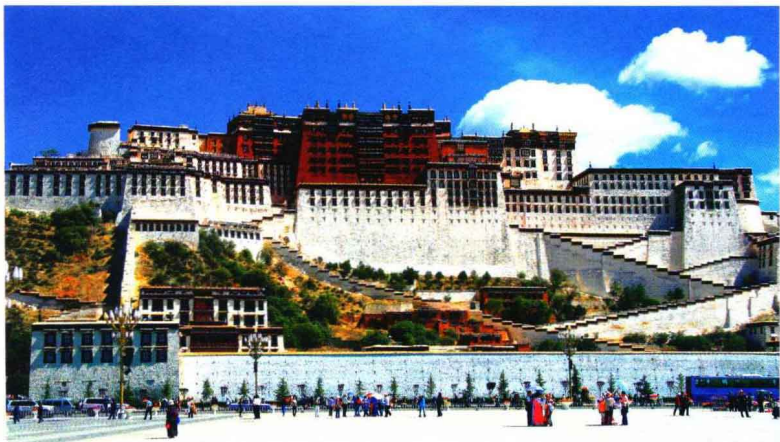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看戴占军的作品，虽然在艺术上还有需要锤炼和改进之处，但仍能令人欣喜，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除了构成摄影艺术本身的画面语言之外，我们还能在这些语言中读到作者的“想法”和情绪，并随之产生共鸣。

建议读者在翻看这本书的时候，不妨阅读一下穿插其间统领各图片单元的随笔。这些短小精悍的文字，文笔流畅，结构严谨，感情真挚，看似信手拈来或纵马弛缰，其实是布局精巧、匠心独运。这些具有美文气质的文章，不能说完美，但却是本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浓缩了与摄影作品密切相关的足够信息，而且是理解这些摄影作品并引发读者更多思索的一把钥匙。

人在病榻之上，可以静下心来想一些问题，也更急于能够尽快健康起来，好为社会多做一些事情。但人总是要遵从自然规律的，因此，我真心地希望年轻一些的同志们，能够以一种更积极、更勤奋的姿态对待事业和工作，不断地完善自己，为社会更多地奉献自己的能力和才智。

2008年6月18日

目 录



第一卷 西藏拉风 3

- * 圣城拉萨 4
- * 晴雪米拉山 9
- * 尼洋两岸 14
- * 色季拉撷翠 18
- * 写意巴松措 31
- * 雅砻的色彩 37
- * 羊湖风姿 45
- * 江孜菜花谣 48
- * 采风日喀则 55
- * 走向珠穆朗玛 69
- * 英雄盖世霸王山 78
- * 纳木措之蓝 87
- * 羌塘抒怀 93
- * 高原表情 98
- * 天路诗画 113

第二卷 坝上纵情 133

- * 秋林长卷 135
- * 晨光暮色 152
- * 融入榆木川 167



第三卷 伦敦审美 171

- * 都市掠影 172
- * 风景中的历史 191
- * 伦敦的面孔 204
- * 塔桥晨雾 219
- * 走进牛津 234

第四卷 古村光影 245



后 记 261 262

第一卷

西藏拉风



金顶 摄于大昭寺

圣城拉萨

“圣城？圣城……”“圣城”俩字儿怎么写来着？！

我捧着采访本发呆，像一头被扣在木桶里的鹅。

突然会忘记最常用的字，不能很快理解别人的话，有事的时候丢三落四——这是我进藏后高原反应的最初症状。

“别急别急，我们这儿的人反应都慢，忘性比你大多了。”西藏质检局的马局长安慰我，“要不，你吸点儿氧？”

我扛着，没吸。而且此后在藏的20几天里，一口都没吸过。我就是想试试，看我这半百的身子骨还抗不抗造！

是成心跟缺氧叫劲儿，从采访的第一站拉萨开始，我就把进藏的“戒律”全抛到了脑后。烟，抽了；酒，喝了；澡，洗了；山，爬了。而且在4500多米的那曲和藏族青年们跳了锅庄，在5000多米的米拉山口秀了“一口灌”，在据称近5300米的嘉措拉山顶玩儿了倒立。

马局长不是说嘛：“缺氧不能缺精神。”只是“精神”倒是有了，心脏却蹦到了嗓子眼儿，四肢摊在地上张着嘴大喘气，像条河滩上快死的鱼。

缺氧的另一个明显症状是睡不着觉。

进藏当天晚上睡不着，还以为是兴奋过度。

雪域高原的山川风貌和人文景观，给人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让所有的表达样式都成为小儿科。她的神圣、神秘和伟大的壮阔，给你一种勾魂慑魄的倒错感，颠覆你所有肉体 and 心灵的经历，让你惊叹而又齟齬不安。我当天的日记只有十二个字：“水在天上，云在脚下，山在怀中。”

后来依然睡不着，才知道不是“高原兴奋”，而是高原反应。

躺在床上颠来倒去，可眼睛闭半天，愣是睡不实。半梦半醒间突然惊起，开灯一看表，才过去一刻钟。如此这般，鼠跳猴蹿也似，一宿何止十数回！

缺氧的第三个症状是头晕。而且就我晕的怪诞。

人家头晕是海拔越高越晕，而我却是离开拉萨晕得轻，一到拉萨就晕得厉害。

我这次在藏的采访路线是以拉萨为中心，分别去林芝、山南、日喀则、那曲等地，每去一地都要路过拉萨休整。除了林芝之外，其他地方的海拔都比只有3600多米的拉萨高了不少，照理说，这些地区的高原反应，应该比拉萨更严重，可我却却是每每一进拉萨，头就大晕特晕，好像被施了法术。你说怪不？

最后一站是去4500多米的那曲。这里虽然不是我去过的最高的地区，但由于植被脆弱、树无一棵，所以是氧气最稀薄的地区，据说含氧量不足50%。

那曲质检局有一藏族同胞叫拉巴，耳阔如轮，慈眉善目，人称“大师”。拉巴颇有来历，据说早年曾是现任自治区领导的某某大活佛的贴身随从，因此也是法力了得。

我在采访之余，和拉巴交谈甚是投缘。他把我前后左右仔细端详，又闭目掐指算了半天，突然眼睛一亮惊呼：“戴大哥，你是大喇嘛转世啊！”

我说大师您别吓唬我，我还转世呐，我都快晕成不倒翁了！接着把我在拉萨晕得奇怪等等说了一通。

拉巴凝眉沉吟，突然神秘兮兮地问：“你，在拉萨得罪过佛！是吗？”

我更晕了！搜肠刮肚突然想起一事。那是到拉萨的第二天，我给报社领导发短信报安，内中有这么一句：让我格外激动的不是布达拉宫，而是西藏质检人云云。

拉巴听后叹口气，“大哥呀，在圣城佛地，心不可随便想，话不能信口说呀……好吧好吧，你这晕的毛病，我给你消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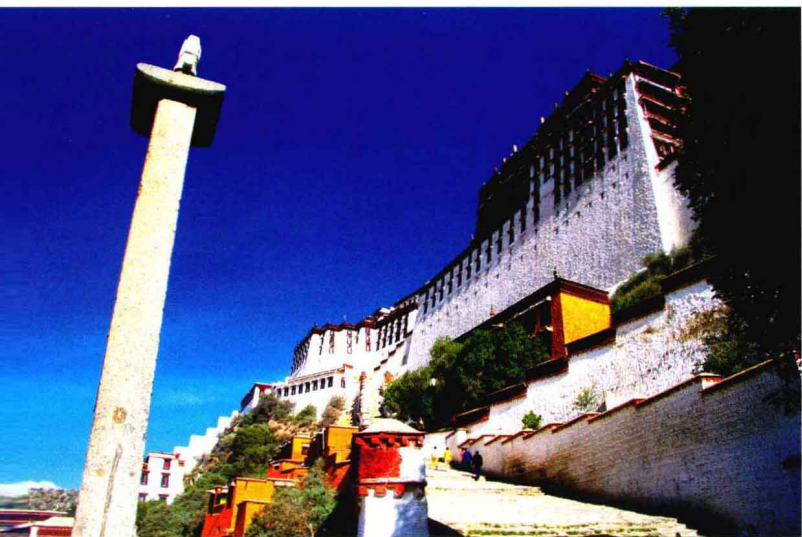
说完他兀自念念有词，突然挺起额头，照我的脑门儿梆梆连撞两下，磕得我眼前直冒金星。

说来也怪，自此，头不再晕。





远眺布达拉



一柱擎天



拉萨河暮色



圣城夜色





喷泉之舞



晴雪米拉山

米拉山口，是我进藏后翻越的第一个5000米以上的著名山口。

米拉山，是我在藏期间惟一一座在同一条路上曾两次翻越的名山。

在米拉山，我还通过我的藏族司机多吉，和来自青海的朝圣者、和四海为家的牧马人、和跑长途运输的驾驶员等藏族同胞，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特别是我在三天的时间里，两过米拉山，一次是忽阴忽晴，天开时湛蓝如洗，云起时穹隆苍茫；一次是雪后初晴，雪线以下是雪水滋润出的细草春花，雪线以上是皑皑的一片洁白。这种在时间和空间中同时产生的强烈对比，使高原的“神奇”从我头脑的概念中一下子跳跃到真实的崇山峻岭，由画报、电视而来的体味和再造的想象，化成了对感官最直接、最深刻冲击的真情实景。我好像大梦初醒一般，突然明白了雪域高原何以被称为“世界上最年轻的高原”——米拉山变化莫测、浑然一体的天空和大地，不正是它旺盛生命力的象征吗！

由于这样一些经历和原因，我对米拉山特别钟情。

其实在西藏，海拔5020米的米拉山并不算很有名气。一些行者之所以看重它，一是因为米拉山口是拉萨与林芝地区的分界山口，让人们由此对“圣城”——“西藏江南”而产生奇异的联想；二是因为它是拉萨河、尼洋河的发源地，同时孕育了这两条向东西两个方向流淌的著名河流。

拉、尼两河，其重要不亚于任何一条名水大川。如果没有拉萨河，就不会有拉萨河谷，也就不会出现拉萨这座拥有1300年历史、现有27万人口的古城；而如果没有尼洋河，恐怕也很难养育出工布文化以及两岸山峦的苍翠。

人们受惠于拉、尼两河，赞美着拉、尼

两河。而高高的米拉山却静静的横亘在拉萨、林芝交界处，面色慈祥而内蕴了无穷的生命力，好像端坐在那里用目光安抚着孩子的母亲。

这样的联想使我对米拉山生发出由表及里的热爱。晴日的浓妆和雪后的素裹，都是它该享受的上天的礼赞啊。

正是在这样的情怀里，在这样的背景中，朝圣者从山脚下，沿着陡峭的公路一步步走了上来。

他们三三两两结为一组，手拄粗木拐杖，背负沉重的行囊，衣衫褴褛但面色坚毅，步履蹒跚而目光神圣。在米拉山巨大的怀抱里，在悬崖峭壁的挤压下，他们显得是那样的渺小，却又是那样的伟大！

我走下乘坐的汽车，默默地注视着他们艰难地攀登，一步一步由远及近。我守候在崖畔，看他们从身旁走过，听得到他们呼呼的喘息甚至咚咚的心跳，嗅得到在刺骨的寒风中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浓烈汗味，他们脸上、手上烈日的灼痕和风割的伤口，以及腕间的绿松石、密蜡珠串和悠荡在胸前的玛瑙饰品，也清晰到似乎放大一般映入我的眼帘。

我不知不觉追随着他们的脚步。他们报我以微笑，笑容纯洁得像挂满米拉山口的哈达。

通过多吉，我和他们交谈后才知道，这些朝圣者是来自青海的藏族同胞，已经用脚步在高原上丈量了近两千里！

这使我震撼不已，目送着他们的背影肃然起敬。

“阿利啦！”（意为“神山啊”）多吉突然对着山口高喊，粗犷的声音在米拉山谷中随风飘荡。

从此，每到一处山口或经过挂满经幡的山峦，我都会和他一起放开喉咙：“阿利啦！”



远山晴雪



走向云天



山的飘带



米拉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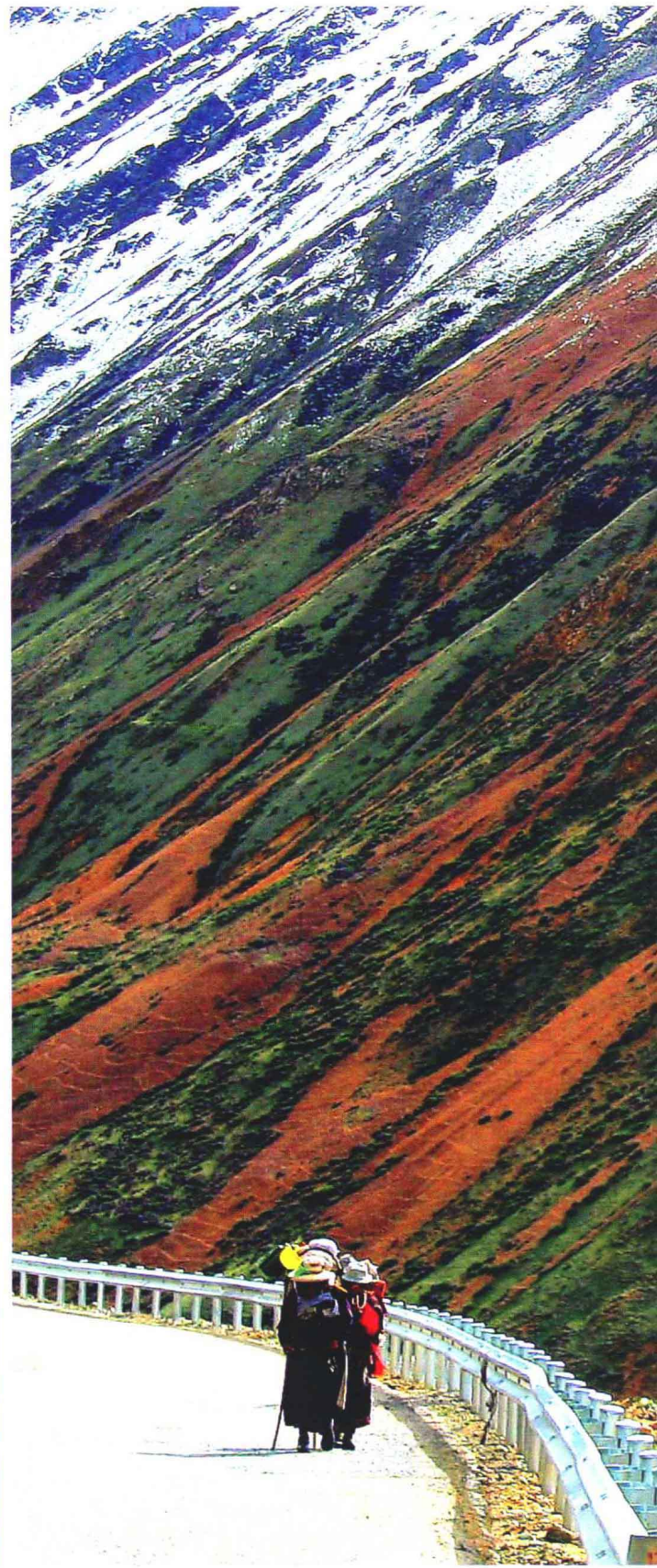
五彩谷



山影



孔雀卧雪





尼洋两岸

从米拉山东行，便进入林芝地区。山口到林芝首府八一镇，大约200公里。

下山的路九曲八弯，非常陡峭，刹车片被踩得吱吱作响，汽车仍然像俯冲的飞机。山野如同毛色斑斓的猛兽，向你急速扑来。

巨大的山体落差，把适宜各海拔高度生长的植物鲜明地分割开，形成一层层的彩色立体。第一层是白得耀眼的积雪冰川，第二层是五颜六色的山岩，第三层是涟漪一般成片成片的苔藓，第四层是铺天盖地藕紫色的高原花丛，第五层是油亮亮的、绿得发青的草甸。终于，最低的山坳里出现了排列整齐、由内地无偿投资的“援建房”，房屋四周是满坡满谷的油菜花，颜色像蛋黄那般鲜亮，黄得人心里发痒。

你有一种从高空俯冲降落到地面的感觉，会深深大喘一口气。

然而，转过一道山弯，你的心又会一下子狂跳起来——尼洋河，天水一样的尼洋河，翻珠涌翠的尼洋河，突然地出现在道路旁的峡谷之中。

尼洋河被藏族同胞称为尼洋曲。藏语里的“曲”即是河流，湖泊叫做“措”。尼洋河发源于米拉山西侧的措木梁拉，奔流300多公里后汇入雅鲁藏布江，落差达到2273米。加上河流的上游沟谷狭窄，河道受到山体的挤压，所以这一段的尼洋河细如绸带，而水势却急速凶猛，在水底乱石的阻力下，满河浪花飞溅，呈现抛银撒玉的壮观。尼洋河不仅滋养了林芝的青山绿野，而且孕育了灿烂的工布文化和珞巴文化。在西藏人民的传说中，尼洋河是神山悲伤的眼泪，所以它才这样澄澈，这样清凛，在飞花扬沫的奔淌中隐含着博大的沉郁。

对于普通游客来说，能够近距离观赏尼洋河上游风光的最佳去处，是一个叫做“中流砥柱”的景点。顺着陡峭的峡谷急转，川藏路突然开辟出短短一段开阔路段，以便于停车观景而不致堵塞交通。在公路的另一侧，大弧度旋转后的河道好像被突然抬高，游人可以顺着一片相对缓和的陡坡，踩过大大小小的乱石，下到河边，胆大的甚至可以跳到河面中凸起的岩石上。

沿着似乎随时会把你吞没的滚滚波涛看去，大河的正中央，岿然屹立的便是人人称奇的“中流砥柱”。这是一块完整的巨石，仿佛高耸的碉楼，端坐于两山挟持、四围飞浪之中。我猜测，“中流砥柱”大概是汉人给它起的名字，藏语里如何称谓，能看到的资料均语焉不详。当地人传说，此巨石乃工布地区的守护神工尊德姆修炼时留下的座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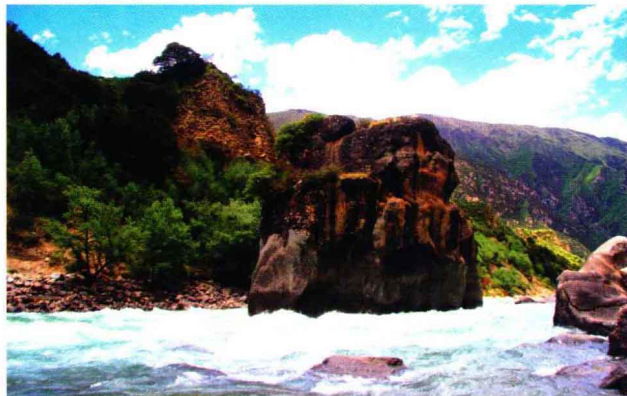
经过“中流砥柱”不久，河谷豁然开阔，此时的尼洋河由于摆脱了峡谷的催迫，变得轻松自在起来，从咆哮奔腾，化为平静舒缓、自由自在的徜徉，让我想起《黄河大合唱》的抒情段落。

进入尼洋河中下游，山青树绿，鸟语花香，浑似三清山、武夷山的姊妹，若不是忽阴忽晴的天空和远方雪山的提醒，你会怀疑自己置身于风调雨顺的南方。

尼洋河上游的惊涛裂岸和下游的波光潋滟，会揉碎你关于河的固有印象，带给你波澜壮阔的史诗感和高原气象万干的雄奇。

沿尼洋河一侧平坦的公路上，时有尺把长的小黑猪蹦跳穿越，出没在密林草丛。后来在餐桌上才知道，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藏香猪，果然味道嫩美异常。

据说藏香猪最大能长到一二十斤，野性大，不宜圈养，村寨里的藏民买来猪仔，任它漫山遍野自谋生计。约摸长成，便会进山猎捕，打着谁算谁。当然是我曾买来几只猪仔就打几只，绝不会多捕占别人的便宜。尼洋百姓的诚实淳朴，由此可见一斑。



中流砥柱



怒发冲冠



云起山外



生死一水隔





雨后虹霓



山上有颗五角星

